

◎ 山河志

鏖战瀚海八百里

郭雪波

科尔沁草原，19世纪以来逐渐蜕变为科尔沁沙地，号称八百里瀚海，成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不免令人叹息。科尔沁，意为金箭，原属成吉思汗胞弟哈萨尔后裔部落游牧之地。

地处祖国广袤北疆，这里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保护它的自然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过去一年，我们驱车千里，辗转深入科尔沁沙地治理第一线，见证了气势磅礴的沙漠大会战。

位于科尔沁沙地库伦旗中心地域的敖伦嘎查，是一个只有60多户的小村落，地处令人谈之色变的塔敏查干流沙带北侧沙坨里。塔敏查干意为白流沙，之前这里几乎被滚滚流沙吞没。敖伦嘎查当地人常年啃沙坨子，广种薄收，曾是有名的贫困村。2000年后，旗政府搞生态移民，迁走不少人家，并对周围沙地进行生态治理，情况有所好转。这几年，国家推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简称“山水工程”），敖伦嘎查1.2万亩沙地被纳入这一工程。这是一次历史机遇，给当地带来了转变命运的契机。

越野车在荒坨子里七拐八绕，在一片新栽上锦鸡儿、山杏的沙梁上，我们寻到了敖伦嘎查党支部书记铁山。一个高高大大的汉子站在眼前，50多岁，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风吹日晒常年劳作，他的一张紫红脸上，皱纹如刀刻一般，微驼的身板则像沙梁上的老榆树般有力。他正带领几名护林员巡视所属“山水工程”地带，刚好下过雨，看看春天栽种的灌木幼苗成活率情况。他抚摸着两尺高的锦鸡儿，欣慰地说：“瞅瞅，这棵新种的阿拉坦根娜，都长这么高了！”

阿拉坦根娜？不是叫柠条或锦鸡儿嘛？对我的疑惑，铁书记笑呵呵地答复：“是的，但我们喜欢叫它阿拉坦根娜，意思是金子般的草。它是一种多年生灌草，根须密集，能扎进沙土里几米深处吸水，牛羊也爱吃，平茬儿后可做青储饲料，从根部还能再长出新一茬儿。”我们感叹真是好名字，金子般的治沙植物。另一侧新栽的山杏也正绿油油地风中摇摆。铁山介绍，“沙化之前这里漫山遍野都生长着山杏、山楂树、桑椹、榆树毛子、麻黄草等植物，后来荒漠化严重，加上人砍牲口啃，肆意掠夺，如今都消失了。我们现在的策略是，沙坨子上原先有过什么就恢复什么、种植什么。早先的生物群落非常适合这里生存，能盘住沙漠，我们就尊重这一自然规律，学习老祖宗，再也不能像过去那般随意破坏、掠夺了。”

铁山这代人俯瞰着眼前1.2万亩“山水工程”实施区域，有一种父辈欠债他们还的气概。2023年，正值春季大风季节，白毛风昏天黑地，冻土地还没有完全解冻，漫山遍野都是攒动的人群。铁山他们顶风冒雪，挥镐刨开一层层冻土，挖坑栽树苗，浇的也是带冰碴儿的水泡子水，人一张口，嘴里灌满风沙说不出话来。科尔沁沙地原本有植被覆盖，地下水位高，沙



治沙

图片由AI生成

漠本身就是蓄水池，栽种的灌草容易成活，眼下已蔚然成片，布满沙野。他们现在面临着新苦恼，就是如何管理保护好在绿化的项目地。

农牧民以养牛为主要经济来源，需要大量青储饲料，有些人仍习惯性地把牛放进沙坨子里，免不了啃食项目地树草。旗政府加强监管，同时成立禁牧大队进行巡查，违规放牧就罚款。我问铁山书记，你家有几头牛，挨过罚吗？他尴尬一笑说，有40多头牛，有一次牛撞坏围栏跑出去进了沙坨子，被罚了款。我问旁边的护林执法组长白音嘎，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领导犯错，更得严厉！

二

告别敖伦嘎查，我们奔往宝格图嘎查，寻访一个人。他叫白银山，库伦旗自然资源局干部，全旗“山水工程”主要负责人。在宝格图嘎查紫花苜蓿草场，我们见到了他。白银山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是种草治沙的行家。他开口就诉苦，说农民改变原有的耕作习惯太难了！这村7000亩紫花苜蓿草场是他们用一冬时间苦口婆心说服，才播种成功的。

我们眼前铺开一大片绿油油的苜蓿草，一望无际，马上可以收割一茬儿喂牲口了。老白说，长出新一茬儿后，又可作青储饲料，一年可割三茬儿。紫花苜蓿是蔷薇目豆科类多年生草本植物，作为世界各国广泛种植的优质牧草，产量和营养价值都堪比玉米秸秆高。经老白他们普及知识、循循善诱后，全旗种下两万多亩苜蓿草，既能治沙又能增加收入。白银山很是欣慰，一脸倦态全掩在笑容中。

库伦旗“山水工程”另一重点地区在塔敏查干流沙带中东部，即瓦房牧场所属流沙区。该牧场土地面积4.6万亩，大多是流沙带坨子加上小片洼滩耕地，属科尔沁沙地库伦旗中心地带，现在1.5万亩寸草不长的流沙坨子已列入“山水工程”。通辽市要开天的100多万亩科尔沁沙地，库伦旗境内就达44万亩，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工程采取的主要技术是草方格固沙治沙。

瓦房三分场党支部书记阿荣开一

辆大功率越野吉普，载着我们啦啦啦驶过一座积水涵洞，再呜呜吼叫着爬过一座座高陡沙梁，冲过低洼沙坑，终于把我们送到十公里外的一座荒漠沙峰上。阿荣30多岁，有勇有胆，车技也好，黑胖矮敦的身体内似乎蕴藏着无穷力量。只见他的紫红脸上露出白白牙齿，抬手一指说，看吧，草方格像天罗地网，锁住黄沙，真壮观呢！果然眼前茫茫沙海坦荡辽阔，举目望，草方格布满四周，向天际扩展。许多人正在草方格里忙活，黑黑点点如蚂蚁搬家，有人开垄沟，有人埋干草，后边跟着强力压土机轰隆隆地夯压加固，呈现出一幅沙场秋点兵，万里战犹酣的繁忙景象。

阿荣说，在春天，风沙中刚埋下的干草不小心就被大风掀起刮走，追都追不着，遇上沙尘暴更危险，人都有可能被卷走迷失于大漠之中。这时见不远处的沙梁上，有一位妇女正抱着一捆干草去埋方格，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她一个趔趄，风刮走了她包头的蓝色纱巾，被卷到高空。只见那妇女并没有去追挡风遮脸的纱巾，而是拔腿就追那捆正叽里咕咚滚走的干草，人也连滚带爬，歪歪斜斜，跑出几十米，追那捆草才绽放出笑容。这时她那条包头的蓝色纱巾，被卷到高空，好比一只美丽的沙鸥在飞翔，悠悠荡荡。

三

菩提，梵语为觉悟之意。因佛祖在此树下顿悟而被称为觉悟树。库伦北部敖伦旗场的莽莽沙坨里，居然生长有近3000棵菩提树，与老榆树、山杏树、五角枫等原始老树种组成一道阻击风沙的有力屏障，如一群老战士顽强奋战在治沙第一线。

十多年前，塔敏查干流沙带深处，跋涉着一个疲惫不堪的中年人。他叫初永军，旗林业总站副站长、高级工程师，正带领助手普查沙漠树种，为治理科尔沁沙地提供第一手科研资料 and 适合治沙的林草物种。烈日炎炎，百里流沙如大蒸笼，酷热难耐，转眼间就把人身上一点水分蒸发掉。四周茫茫沙带不见一棵绿色植物，初永军站在一座沙坡上观察，突然听见一头驴呜呜哇哇玩命的嘶叫声，看到沙

漠里有一头大黑驴正拼命追赶一丛“绿草”。而那丛“绿草”是活的，能移动，正惊恐万状地躲避黑驴的追击。原来，那“绿草”是长着两条腿的大活人，一位穿着一身绿色军装、背着绿色背包的复员军人。他呼哧带喘地躲在初永军他们身后，万般不解地问：“这头驴是疯了吗？它为啥追我？”初永军吧嗒着干裂的嘴唇苦笑着答：“可怜的毛驴儿远处见你一身绿色，误认是一丛绿草，要啃一口啊！百里黄沙一点绿，打远看别说你真像一丛绿草，这头驴是太想吃绿草了！”那位军人喃喃自语：“这也太恐怖了，我家就在前边敖伦屯，沙化太严重了。”这位名叫铁莫的复员军人，回家后放下背包，投身治沙事业，后来成为一名治沙劳模。

初永军就在黑驴追人的不远处，发现了第一棵菩提树。这棵树悄然屹立在一座沙丘上，枝叶浓绿茂密，树皮粗粝坚硬，半腰树皮上自然形成长方形如藏经般的神秘纹路。一生与草木打交道的初永军，认出此树喜出望外，从切片上测出至少有800年。菩提树能在科尔沁沙地生存，这是生命的奇迹。初永军受到启发，如果能够培育出菩提树种子，在科尔沁沙地广泛推广栽种，与锦鸡儿、紫花苜蓿、山杏等形成乔灌结合的立体治沙防护体系，岂不更好？百姓视菩提树为吉祥树，会喜欢种，也不会伤害砍伐它们。

初永军说干就干。菩提树种子休眠期长，育苗难度大，需要打破内外休眠期。老伴儿见他自家冬季储存土豆白菜的仓房腾出来，搬来好多泡沫箱开始鼓捣，很不懂，问他这是想孵鸡仔吗？他回答：“不，比鸡仔更珍贵，我要孵化菩提子儿！”零下30摄氏度的大雪天，他从外边用双手捧来一盆盆白雪，倒进泡沫箱里，手和脸冻得通红。然后用沙土配置营养土，和冬雪一起搅拌均匀，埋入种子，再抱来家中厚棉被紧紧包裹住，定时监测。儿子笑言：“老爸你这不是育种，是坐月子！”老初微笑说：“坐月子才一个月，我的菩提树种需要一冬一夏再一冬，共两冬一夏才可孕育成活！”

初永军一边在家里孕育菩提树等治沙树种幼苗，一边在野外勘察作业，马不停蹄，各种治沙和生态修复工程中常常见到他的身影。初永军带着团队一年四季奔波在治沙线上，春季大风能侵入度不足30米，夏季高温地温高达四五十摄氏度，他们扛着测量仪器爬沙包沙梁，摆脚架摇旗呐喊，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背着沉重仪器走几十公里，饿还可以挺住，口渴就难以支撑，哪怕见到牛蹄坑里的泥水，都拼命吸饮。有一次沙漠里苦了60天，沙尘暴卷走了他们的帐篷，初永军死死捂住测量仪器和项目数据，差点被埋在几米厚的流沙下。

科尔沁沙地治理第一线，聚集着众多像初永军这样的技术专家和实干家，他们与受沙苦已久的广大民众一道，投入这场治沙行动。如今，初永军的菩提树苗圃已经蔚然成林，将用于治沙。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彻底治理本旗境内40万亩沙地，这是摆在库伦人眼前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曙光就在前边。

下午4点半，渔船驶进了三沙永兴岛渔港，慢慢靠近码头，停泊了下来。太阳斜照，渔船掀起的波浪在涌动，一浪又一浪。海浪拍打着礁岩，荡起哗啦啦的声音。深蓝的大海沉默、凝重，蕴藏一种神秘的力量。阳光如金辉照射在海面。收鱼人上了渔船，验了新鲜的渔获，装入货船，运往海口。林道勇清洗了渔船，将船系在渔港缆柱上，骑着电瓶车，穿过树林回家。

林道勇的家在永兴社区，是一栋两层楼房。妻子郑容容开了家餐馆，她烹饪的马鲛鱼，鲜美细嫩，令客人赞不绝口。马鲛鱼是林道勇从南海捕来的。林道勇是职业渔民，从中专学校毕业后就追随父亲林健出海捕鱼。那时他还是一个爱玩游戏的毛头小伙子，身体略显单薄。他来永兴岛看望父亲母亲，一踏上岛，就被椰林和深蓝色的海迷住了。

林道勇出生在海南文昌东郊，在文昌读书、成长，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咸涩的海风、海浪和甘甜的椰汁。与海南其他地方相比，永兴岛的椰林更疏朗一些，无边无际的海似乎可以尽收眼底。他知道海是无边的，海天相接之处如幕布低垂，令他兴奋。踏上永兴岛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对祖父说：“我要和老爸一起去南海捕鱼，我喜欢海。”

祖父林尤辉拿出一副渔具，对林道勇说：“我们林家用拖网捕鱼，以捕马鲛鱼为主，有一副好渔具是渔夫的梦想。我使用这副渔具20多年了，现在转赠给你，当作你的成年礼物。”

渔具很简单，一个有着圆形转盘的转轮、一条细软却富有韧性的鱼线、一排有尖利倒钩的鱼钩。林道勇接过渔具，抱在胸前。渔具很轻巧。他看了看祖父，又看了看父亲。祖父赞许地看着他，微微笑。父亲拍了拍肩膀，说：“渔船就是马，优秀的男儿就是要在大海上海上驰骋，在祖国的南海疆域放歌。”

永兴岛是南海西沙群岛中的一个美丽岛屿，面积达3.08平方千米（含石岛）。如果把西沙群岛比作一顶皇冠，那么永兴岛就是皇冠上的明珠。林道勇和祖父一起徒步环岛，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脚下的大地。大地是那么厚重。永兴岛如一朵美丽的水莲花，开在南海疆。祖父告诉他，作为三沙渔民，不仅要了解海况、洋流、潮汛和鱼汛情况，还要读懂三沙的历史、南海的历史。踏上永兴岛，一世爱国情。我们三沙渔民不仅要熟练掌握和应用拖网技术，更要有一颗勇敢的心。

祖父林尤辉1950年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和文昌的伙伴来永兴岛生活了。他们动手盖木棚房，打井取水，参与修建街道。他们晴天出海捕鱼，雨天在岛上种菜、栽树。父亲林健也在1995年来到永兴岛。当时林道勇刚满周岁。2年后，母亲郑容三随丈夫上岛。用祖父林尤辉的话说，这叫“上阵不离父子兵”。祖父林尤辉在海上闯荡一生，现已70多岁了，脸上蚀刻着大海的波浪，看起来仍然魁梧，心性豪爽，风趣幽默。

第一次出海，是林道勇来岛上的第7天。早上6点，他背着饮用水、面包和馒头等干粮，拿着渔具，跟着父亲上了渔船。他父亲戴着草帽，驾驶着渔船，朝大海远处驶去。

船被海水托举着，颠簸摇晃。林道勇站在舱头，眺望茫茫无际的海。海在阳光下，变化着色彩，深蓝、浅蓝、宝石蓝、天蓝、翠绿、淡蓝和墨蓝。他既兴奋又恐惧。他兴奋，是因为大海太美了。他恐惧，是因为大海太深邃。浪滔浪涌，是大海跳动的音符。海风又腥又咸。他忍不住唱起了渔歌《南海姑娘》：

椰风挑动银浪
夕阳躲云偷看
看见金色的沙滩上
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

父亲教林道勇驾驶渔船，辨识航道，熟悉渔汛。他们既是父子也是师徒。船驶出2个多小时，他们开始抛鱼线，拖鱼线，拖网马鲛鱼。马鲛鱼别称鲛鱼，分布北太平洋西部，是凶猛的食肉鱼类，体型如纺锤，头如箭镞，吻部尖长，脊背蓝黑，体侧暗灰蓝，腹下暗白，游泳迅速，追击小型鱼类为食。见了饵，马鲛鱼迅猛追逐，飞身吞食饵料。这一天，他们父子钓了230多斤。

太阳猛烈，直射下来，照得海水更加深邃。太阳光在海水中会变化颜色。日晒了一天，林道勇被晒得脸生痛，脱了皮。回到永兴岛上，祖父问他：“明天还要出海捕马鲛鱼吗？”林道勇说：“当然要去出海，渔民要经受海上的一切考验。”祖父笑了起来，说：“大海塑造男人。”

有一次，林道勇和父亲出海。他坐在船头抛线拖网，马鲛鱼腾空跃起，扑腾着水浪。他拧紧了刹器，站起身，沉稳地拖拽鱼线。马鲛鱼腾起又落下，落下又腾起，再而三，三而复，马鲛鱼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被他拖了上来。这是林道勇第一次钓上30多斤的马鲛鱼。他父亲没有搭把手帮忙，而是看着他拖网。等鱼入了渔舱，父亲朝他竖了竖大拇指。此时在父亲心里，儿子已经是优秀的渔夫了。

林道勇再也没有离开过大海。年复一年，他熟悉了海。他会寻找马鲛鱼鱼群。海床升高处，海水会滚动，清水浑水交汇，必有鱼群。海鸟盘旋之下，也必有鱼群。林道勇被大海养育得如凤凰木一样挺拔，他皮肤黝黑，动作利索，抛线、拖网、拉鱼，远远地就可以判断出马鲛鱼在跃浪，一群群，飞身而起，飞身而游。马鲛鱼是海的勇者，劈浪踏波。

2023年，林道勇的儿子出生了，妻子郑容容带着孩子也来到永兴岛生活，开了餐馆。不出海的日子，他就给妻子打下手，洗鱼切鱼。这些鱼，都是他从南海拖上来的。他以海为生，海是他生命最重要的部分。他是海的缩影，海是他的图腾。



海岛

图片由AI生成

永兴岛捕鱼人

傅菲

可克达拉树

蔡森

浓密而粗大的树木随处可见，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座年轻的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等部队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师。1954年，五十五师全体官兵就地转业，屯垦戍边。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可克达拉市。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不到10年，或购买或接受捐赠，可克达拉已遍地都是参天大树。树木孕育了一座城的底色和气质，它们在城市的一角落里用自己的语言诉说着过去和未来。树木为一座城撑起一片浓荫，见证着一座城的历史。

可克达拉的树木之多、品种之全、花草之盛，让人疑惑于人们对新疆固有的印象。很多外地朋友到了可克达拉都感到不可思议，称这里完全不像是内陆之城。是呀，兵团从成立之初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始终践行着“不与民争利”的宗旨，工作生活在风头水尾路尽头，扎根在沙漠边缘和边

境一线，用青春血汗构筑起了一片又一片生命绿洲。

朋友介绍，可克达拉的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政府购买了一批树，二是师市团场各企事业单位捐赠了一批树，三是职工（含老军垦）捐了一批树。这里许多树都是当年老军垦们亲手栽种的，树木在老军垦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成为庭院一景。他们无私地把自己家种了几十年的树移植到可克达拉，去建设一座美丽的城市。

可克达拉建市时，时年85岁的老军垦闫欣欣一边抹泪一边说：“建设可克达拉市，我们所有人都主动加入其中。这些树，是20世纪50年代前我们刚从部队转业来疆时栽下的……当听说准备用我们栽种的树绿化新城时，我们这些老军垦战士特别激动。当年栽种这些树时，我们都是小伙子，现在老了，可树还正当年啊，它们能为可克达拉市贡献力量，我们一致同意捐给新城。”和闫欣欣一样，一位退休

教师把40年前在自家门口栽下的17棵槐树全部捐了出来，每棵直径都在65厘米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可克达拉有3.2万余棵树是市民无偿捐赠的。

朋友说，每到春秋两季，可克达拉市都会组织义务植树活动。除了出差在外的，大家都会参与。这既继承了老军垦种树的传统，又能为自己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

因为树，这座城充满了诗意。我们路过朱雀湖时，游人如织，人们正在观看水幕电影，在公园的绿道上闲庭信步，大有“悠然见南山”的风度。出来时见门楼中间立柱上有一副对联“一曲定名城，草原之夜，冰雪消融迎丽日；环湖观碧水，朱雀和风，春光明媚绽芳华”。我们往前走，石柱往退。耳旁响起歌声，“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我似乎又一次看见战士们柔情的双眼，一转头，又变成了一颗棵沉默而坚挺的树。